資治通鑑/卷1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八

► 卷一百十七

起重光大淵獻，盡閼逢攝提格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6卷

【晉紀三十八】起重光大淵獻，盡閼逢攝提格，凡四年。

安皇帝辛義熙七年（辛亥，公元四一一年）

春正月己未，劉裕還建康。

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，為雍州刺史，鎮安定。姜紀諂附於弼，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。興征弼為尚書令、侍中、大將軍。弼遂傾身結納朝士，收采名勢，以傾東宮；國人惡之。會興以西北多叛亂，欲命重將鎮撫之；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，興不從，以太常索稜為太尉、領隴西內史，使招撫西秦。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，謝罪請降。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、嶺北、匈奴、雜胡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河州牧、單于、河南王，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、左賢王、平昌公。

興命群臣搜舉賢才。右僕射梁喜曰：「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，可謂世之乏才。」興曰：「自古帝王之興，未嘗取相於昔人。待將於將來，隨時任才，皆能致治。卿自識拔不明，豈得遠誣四海乎！」群臣咸悅。

秦姚詳屯杏城，為夏王勃勃所逼，南奔大蘇；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，盡俘其眾。勃勃南攻安定，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，降其眾四萬五千；進攻東鄉，下之，徙三千餘戶於貳城。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，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，買德曰：「秦德雖衰，藩鎮猶固，願且蓄力以待之。」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。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，弗及，遂屯杏城。

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。

二月壬午，懷玉克始興，斬徐道覆。

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，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鎮之。

焦朗猶據姑臧，沮渠蒙遜攻拔其城，執朗而宥之；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，鎮姑臧。遂伐南涼，圍樂都。三旬不克；南涼王辱檀以子安周為質，乃還。

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，敗南涼太子虎台。

南涼王辱檀欲復伐沮渠蒙遜，邯川護軍孟愷諫曰：「蒙遜新並姑臧，凶勢方盛，不可攻也。」辱檀不從，五道俱進，至番禾、苕藿，掠五千餘戶而還。將軍屈右曰：「今既獲利，宜倍道旋師，早度險困。蒙遜善用兵，若輕軍猝至，大敵外逼，徙戶內叛，此危道也。」衛尉伊力延曰：「彼步我騎，勢不相及。今倍道而歸則示弱，且捐棄資財，非計也。」俄而昏霧風雨，蒙遜兵大至，辱檀敗走。蒙遜進圍樂都，辱檀嬰城固守，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，蒙遜乃還。

三月，劉裕始受太尉、中書監，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，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。裕問穆之曰：「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？」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。晦，安兄據之曾孫也，裕即命為參軍。裕嘗訊囚，其旦，刑獄參軍有疾，以晦代之；於車中一覽訊牒，催促便下。相府多事，獄系殷積，晦隨問酬辨，曾無違謬；裕由是奇之，即日署刑獄賊曹。晦美風姿，善言笑，博贍多通，裕深加賞愛。

盧循行收兵至番禺，遂圍之。孫處據守二十餘日。沈田子言於劉藩曰：「番禺城雖險固。本賊之巢穴；今循圍之，或有內變。且孫季高眾力寡弱，不能持久，若使賊還據廣州，

凶勢復振矣。」

夏四月，田子引兵救番禺，擊循，破之，所殺萬餘人。循走，田子與處共追之，又破循於危梧、鬱林、寧浦。會處病，不能進，循奔交州。

初，九真太守李逊作亂，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。瑗卒，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。詔書未至，循襲破合浦，逕向交州；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，破之，循餘眾猶三千人，李逊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。庚子，循晨至龍編南津；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，與循合戰，擲雉尾炬焚其艦，以步兵夾岸射之，循從艦俱然，兵眾大潰。循知不免，先鴆妻子，召妓妾問曰：「誰能從我死者？」多雲；「雀鼠貪生，就死實難。」或云：「官尚當死，某豈願生！」乃悉殺諸辭死者，因自投於水。慧度取其屍斬之，並其父子及李脫等，函七首送建康。

初，劉毅在京口，貧困，與知識射於東堂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，後至，奪其射堂；眾人皆避之，毅獨不去。悅廚饌甚盛，不以及毅；毅從悅求子鵝炙，悅怒不與，毅由是銜之。至是，毅求兼督江州，詔許之，因奏稱：「江州內地，以治民為職。不當置軍府凋耗民力，宜罷軍府移鎮豫章；而尋陽接蠻，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。」於是解悅都督、將軍官，以刺史鎮豫章。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；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，符攝嚴峻。悅忿懼，至豫章，疽發背卒。

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眾五千餘戶於疊蘭城，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。

五月，復以子木蘗干為武威太守，鎮□□良城。

丁卯，魏主嗣謁金陵，山陽候奚斤居守。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；己巳，奚斤並其黨收斬之。

秋七月，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，置四輔。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，求娶跋女樂浪公主。跋命群臣議之。遼西公素弗曰：「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，宜許以妃嬪之女，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。」跋曰：「朕方崇信殊俗，奈何欺之！」乃以樂浪公主妻之。

跋勤於政事，勸課農桑，省徭役，薄賦斂；每遣守宰，必親引見，問為政之要，以觀其

能。燕人悅之。

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。審虔，乾歸之子也。八月，熾磐兵濟河，南涼王辱檀遣太子虎台逆戰於嶺南。南涼兵敗，虜牛馬十餘萬而還。

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，西涼公暠曰：「兵有不戰而敗敵者，挫其銳也。蒙遜新與吾盟，而遽來襲我，我閉門不與戰，待其銳氣竭而擊之，蔑不克矣。」頃之，蒙遜糧盡而歸，暠遣世子歆帥騎七邀擊之，蒙遜大敗，獲其將沮渠百年。

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在於柏陽堡，克之。

冬十一月，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，又克之，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。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。

十二月，西羌彭利發襲據枹罕，自稱大將軍、河州牧，乾歸討之，不克。

是歲，并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刺史，移鎮彭城。

安皇帝辛義熙八年（壬子，公元四一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發，至奴葵谷，利發棄眾南走，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，斬之，收羌戶一萬三千，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。

二月，丙子，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。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，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。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，降之。

夏，四月，劉道規以疾求歸，許之。道規在荊州累年，秋毫無犯。及歸，府庫帷幕，儼然若舊。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，道規刑之於市。

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、都督荊、寧、秦、雍四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：「吾忝西任，欲屈卿為長史南蠻，豈有見輔意乎？」敬宣懼，以告太尉裕。裕笑曰：「但令老兄平安，必無過慮。」

毅性剛愎，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，深自矜伐，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。及居方岳，常怏怏不得志。裕每柔而順之，毅驕縱滋甚，嘗云：「恨不遇劉、項，與之爭中原！」及敗於桑落，知物情已去，彌復憤激。裕素不學，而毅頗涉文雅，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，與尚書僕射謝混、丹陽尹郗僧施，深相憑結。僧施，超之從子也。毅既據上流，陰有圖裕之志，求兼督交、廣二州，裕許之。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，毛修之為南郡太守，裕亦許之，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。毅表求至京口辭墓，裕往會之於倪塘。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：「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？」裕默然，久之，曰：「卿謂何如？」藩曰：「連百萬之眾，攻必取，戰必克，毅固以此服公。至於涉獵傳記，一談一詠，自許以為雄豪；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。恐終不為公下，不如因會取之。」裕曰：「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，其過未彰，不可自相圖也。」

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，克之，以乞伏出累代之。

六月，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，並殺其諸子十餘人，走保大夏。平冒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、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；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，鎮譚郊，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。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。

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，興曰：「伐人喪，非禮也。」夏王勃勃欲攻熾磐，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：「熾磐，吾之與國，今遭喪亂，吾不能恤，又恃眾力而伐之，匹夫且猶恥為，況萬乘乎！」勃勃乃止。

閏月，庚子，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。

秋，七月，己巳朔，魏主嗣東巡，置四廂大將、十二小將；以山陽侯斤、元城侯屈行左、右丞相。庚寅，嗣至濡源，巡西北諸部落。

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，公府奔疊蘭城，就其弟阿柴。智達等攻拔之，斬阿柴父子五人。公府奔□□良南山，追獲之，並其四子，轘之於譚郊。

八月，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、河南王，大赦，改元永康；葬乾歸於枹罕，謚曰武元王，廟號高祖。皇后王氏崩。

庚戌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九月，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，侍中、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；罷尚書令、僕、尚書六卿、侍中等官。

癸酉，葬僖皇后於休平陵。

劉毅至江陵，多變易守宰，輒割豫州文武、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。會毅疾篤，郗僧施等恐毅死，其黨危，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簫以自副，太尉裕偽許之。簫自廣陵入朝，己卯，裕以詔書罪狀毅，雲與簫及謝混共謀不軌，收簫及混賜死。初，混與劉毅款暱，混從兄澹常以為憂，漸與之疏，謂弟璞及從子瞻曰：「益壽此性，終當破家。」澹，安之孫也。

庚辰，詔大赦，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荊、雍、梁、秦、寧、益六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；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、青二州刺史，鎮京口。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。裕疑長民難獨任，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，置佐吏，配給資力以防之。

壬午，裕帥諸軍發建康，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。丙申，至姑孰，以鎮惡為振武將軍，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。裕戒之曰：「若賊可擊，擊之；不可者，燒其船艦，留屯水際以待我。」於是鎮惡晝夜兼行，揚聲言劉兗州上。

冬，十月，己未，鎮惡至豫章口，去江陵城二十里，捨船步上。蒯恩軍居前，鎮惡次之。舸留一二人，對舸岸上立六七旗，旗下置鼓，語所留人：「計我將至城，便鼓嚴，令若後有大軍狀。」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。鎮惡徑前襲城，語前軍士：「有問者，但雲劉兗州至。」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。未至城五、六里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，問：「劉兗州何在？」軍士曰：「在後。」顯之至軍後，不見簫，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，望江津船艦已被燒，鼓嚴之聲甚盛，知非簫上，便躍馬馳去告毅，行令閉諸城門。鎮惡亦馳進，門未及下關，軍人因得入城。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，出聞兵至，左右欲引車歸。純叱之曰：「我，人吏也，光將安之！」馳還入府。純，安兄據之孫也。鎮惡與城內兵鬥，且攻其金城。自食時至中晡，城內人敗散。鎮惡穴其金城而入，遣人以詔及赦文並裕手書示毅，毅皆燒不視，與司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。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，軍士從毅自東來者，與台軍多中表親戚，且鬥且語，知裕自來，人情離駭。逮夜，聽事前兵皆散，斬毅勇將趙蔡，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。鎮惡慮暗中自相傷犯，乃引軍出圍金城，開其南面。毅慮南有伏兵，夜半，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。毛修之謂謝純曰：「君

但隨僕去。」純不從，為人所殺。毅夜投牛牧佛寺。初，桓蔚之敗也，走投牛牧寺僧昌，昌保藏之，毅殺昌。至是，寺僧拒之曰：「昔亡師容桓蔚，為劉衛軍所殺，今實不敢容異人。」毅歎曰：「為法自弊，一至於此！」遂縊而死。明日，居人以告，乃斬首於市，並子侄皆伏誅。毅兄模奔襄陽，魯宗之斬送之。

初，毅季父鎮之閒居京口，不應辟召，常謂毅及籓曰：「汝輩才器，足以得志，但恐不久耳。我不就爾求財位，亦不同爾受罪累。」每見毅、籓導從到門。輒詬之，毅甚敬畏，未至宅數百步，悉屏儀衛，與白衣數人俱進。及毅死，太尉裕奏征鎮之為散騎常侍、光祿大夫，固辭不至。

仇池公楊盛叛秦，侵擾祁山。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，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，前將軍姚恢出鷲峽，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，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，以討盛。興自雍赴之，與諸將會於隴口。

天水太守王松匆言於嵩曰：「先帝神略無方，徐洛生以英武佐命，再入仇池，無功而還；非楊氏智勇難全也，直地勢險固耳。今以趙琨之眾，使君之威，准之先朝，實未見成功。使君具悉形便，何不表聞！」嵩不從。盛帥眾與琨相持，伯壽畏懦不進，琨眾寡不敵，為盛所敗。興斬伯壽而還。

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，帥嶺北見兵以擊夏。行數日，興謂群臣曰：「佛嵩每見敵，勇不自制，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。今所將既多，遇敵必敗，行已遠，追之無及，將若之何？」佛嵩與夏王勃勃戰，果敗，為勃勃所執，絕亢而死。

秦立昭儀齊氏為後。

沮渠蒙遜遷於姑臧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太尉裕至江陵，殺郗僧施。初，毛修之雖為劉毅僚佐。素自結於裕，故裕特宥之。賜王鎮惡爵漢壽子。裕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：「今日何施而可？」永曰：「除其宿畔，倍其惠澤，貫敘門次，顯擢才能，如此而已。」裕納之，下書寬租省調，節役原刑，禮辟名士，荊人悅之。

諸葛長民驕縱貪侈，所為多不法，為百姓患，常懼太尉裕按之。及劉毅被誅，長民謂所

親曰：「『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殺韓信。』禍其至矣！」乃屏人問劉穆之曰：「悠悠之言，皆雲太尉與我不平，何以至此？」穆之曰：「公溯流遠征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。若一豪不盡，豈容如此邪！」長民意乃小安。

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：「劉氏之亡，亦諸葛氏之懼也，宜因裕未還而圖之。」長民猶豫未發，既而歎曰：「貧賤常思富貴，富貴必履危機。今日欲為丹徒布衣。豈可得邪！」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：「盤龍狠戾專恣，自取夷滅。異端將盡，世路方夷，富貴之事，相與共之。」敬宣報曰：「下官自義熙以來，忝三州、七郡，常懼福過災生，思避盈居損。富貴之旨，非所敢當。」且使以書呈裕，裕曰：「阿壽故為不負我也。」

劉穆之憂長民為變，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：「公今行濟否？」承天曰：「荊州不憂不時判，別有一慮耳。公昔年自左裡還入石頭，甚脫爾；今還，宜加重慎。」穆之曰：「非君，不聞此言。」

裕在江陵，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，裕曰：「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，卿言巨宜便去！」誕曰：「長民知我蒙公垂眄，今輕身單下，必當以為無虞，乃可以少安其意耳。」裕笑曰：「卿勇過賁、育矣。」乃聽先還。

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玄始，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。

太尉裕謀伐蜀，擇元帥而難其人。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干，又練吏職，欲用之。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，難當重任，裕不從。十二月，以齡石為益州刺史，帥寧朔將軍臧熹、河間太守蒯恩、下邳太守劉鐘等伐蜀，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。熹，裕之妻弟，位居齡石之右，亦隸焉。

裕與齡石密謀進取，曰：「劉敬宣往年出黃虎，無功而退。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，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。如此，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。若向黃虎，正墮其計。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內水，此制敵之奇也。」而慮此聲先馳，賊審虛實。別有函書封付齡石，署函邊曰：「至白帝乃開。」諸軍雖進，未知處分所由。

毛修之固請行，裕恐修之至蜀，必多所誅殺，土人與毛氏有嫌，亦當以死自固，不許。

分荊州十郡置湘州。

加太尉裕太傅、揚州牧。

丁巳，魏主嗣北巡，至長城而還。

安皇帝辛義熙九年（癸丑，公元四一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庚戌，魏主嗣如高柳川。甲寅，還宮。

太尉裕自江陵東還，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，前刻至日，每淹留不進。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，輒差其期。乙丑晦，裕輕舟徑進，潛入東府。三月，丙寅朔旦，長民聞之，驚趨至門。裕伏壯士丁晤於幔中，引長民卻人閒語，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，長民甚悅。丁晤自幔後出，於座拉殺之，輿屍付廷尉。收其弟黎民，黎民素驍勇，格鬥而死。並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、從弟寧朔將軍秀之。庚午，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。

太尉裕上表曰：「大司馬溫以『民無定本，傷治為深』，《庚戌》土斷以一其業。於是財阜國豐，實由於此。自茲迄今，漸用頹馳；請申前制。」於是依界土斷，唯徐、兗、青三州居晉陵者，不在斷例；諸流寓郡縣多所並省。

戊寅，加裕豫州刺史。裕固讓太傅、州牧。

林邑范胡達寇九真，杜慧度擊斬之。

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曇達、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、呂破胡於白石川，大破之，虜其男女萬餘口，進據白石城。顯親休官權小成、呂奴迦等二萬餘戶據白坑不服，曇達攻斬之，隴右休官悉降。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熾磐，熾磐以稜為太傅。

夏王勃勃大赦，改元鳳翔。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，發嶺北夷、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、黑水之南。勃勃曰：「朕方統一天下，君臨萬邦，宜名新城曰統萬。」阿利性巧而殘忍，蒸土築城，錐入一寸，即殺作者而並築之。勃勃以為忠，委任之。凡造兵器成，呈之，工人必有死者，射甲不入則斬弓人，入則斬甲匠。又鑄銅為一大鼓。飛廉、翁仲、銅駝、龍虎之屬，飾以黃金，列於宮殿之前。凡殺工匠數千，由是器物皆精利。

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，非禮也。古從氏族無常，乃改姓赫連氏，言帝王系天為子，其徽赫與天連也。其非正統者，皆以鐵伐為氏，言其剛銳如鐵，皆堪伐人也。

夏，四月，乙卯，魏主嗣西巡，命鄭兵將奚斤、鴻飛將軍尉古真、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。大肥，柔然人也。

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、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於泣勤川，大破之。

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，加鎮衛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

南涼王辱檀伐河西王蒙遜，蒙遜敗之於若厚塢，又敗之於若涼；因進圍樂都，二旬不克。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於蒙遜，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。蒙遜復伐南涼，辱檀以太尉俱延為質，乃還。

蒙遜西如苕台，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、烏啼二部，大破之，俘二千餘落而還。

蒙遜寢於新台，閹人王懷祖擊蒙遜，傷足，其妻孟氏禽斬之。蒙遜母車氏卒。

五月，乙亥，魏主嗣如雲中舊宮。丙子，大赦。西河胡張外等聚眾為盜；乙卯，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。六月，嗣如五原。

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，曰：「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。臧熹從中水取廣漢，老弱乘高艦十餘，從內水向黃虎。」於是諸軍倍道兼行。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倍城，以備內水。齡石至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、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，夾岸築城以拒之。齡石謂劉鐘曰：「今天時盛熱，而賊嚴兵固險，攻之未必可拔，只增疲睏。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，何如？」鐘曰：「不然。前揚聲言大從向內水。譙道福不敢捨涪城。今重軍猝至，出其不意，侯暉之徒已破膽矣。賊阻兵守險者，是其懼不敢戰也。因其兇懼。盡銳攻之，其勢必克。克平模之後，自可鼓行而進，成都必不能守矣。若緩兵相守，彼將知人虛實。涪軍忽來，並力拒我。人情既安，良將又集，此求戰不獲，軍食無資，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。」齡石從之。

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，欲先攻其南城。齡石曰：「今屠南城，不足以破北，若盡銳以拔北城，則南城不麾自散矣。」秋，七月，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，克之，斬侯暉、譙詵；

引兵回趣南城，南城自潰。齡石捨船步進。焦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，譙小苟塞打鼻。臧熹擊撫之，斬之；小苟聞之，亦潰。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。

戊辰，縱棄成都出走，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。壬申，齡石入成都，誅縱同祖之親，餘皆按堵，使復其業。縱出成都。先辭墓，其女曰：「走必不免，只取辱焉。等死，死於先人之墓可也。」縱不從。譙道福聞平模不守。自涪引兵入赴，縱往投之。道福見縱，怒曰：「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，將安歸乎！人誰不死，何怯之甚也！」因投縱以劍，中其馬鞍。縱乃去，自縊死，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。道福謂其眾曰：「蜀之存亡，實繫於我，不在譙王。今我在，猶足一戰。」眾皆許諾。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，眾受之而走。道福逃於獠中，巴民杜瑾執送之，斬於軍門。齡石徙馬耽於越嵩，耽謂其徒曰：「朱侯不送我京師，欲滅口也，吾必不免。」乃盥洗而臥，引繩而死。須臾，齡石使至，戮其屍。詔以齡石進監梁、秦州六郡諸軍事，賜爵豐城縣侯。

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，徙二萬餘家於大寧。

河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，張外降之，推龍為大單于。

丙戌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。

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於長柳川，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。

八月，癸卯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曹龍請降魏，執送張外，斬之。

丁丑，魏主嗣如豺山宮。癸未，還。九月，再命太尉裕為太傅、揚州牧；固辭。

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，大破之，虜男女二萬三千。冬，十月，掘逵帥其餘眾降於熾磐。

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，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曷、永安侯魏勤以討之。丁巳，出以眷引夏兵邀擊曷，禽之，以獻於夏；勤戰死。嗣以屈亡二將，欲誅之；既而赦之，使攝并州刺史。屈到州，縱酒廢事，嗣積其前後罪惡，檻車征還。斬之。

十一月，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，秦王興許之。

是歲，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，苻宣乃還仇池。初，邈寓居漢川，與別駕姜顯有隙，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；顯乃肉袒迎候，邈無慍色，待之彌厚。退而謂人曰：「我昔寓此，失志多年，若仇姜顯，懼者不少。但服之自佳，何必逞志！」於是闔境聞之皆悅。

安皇帝辛義熙十年（甲寅，公元四一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魏大赦，改元神瑞。

辛巳，魏主嗣如繁畤。二月，戊戌，還平城。

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。

庚戌，魏主嗣如豺山宮。

魏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。

司馬休之在江陵，頗得江、漢民心。子譙王文思在建康，性凶暴，好通輕俠；太尉裕惡之。三月，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，詔誅其黨而宥文思。休之上疏謝罪，請解所任；不許。裕執文思送休之，令自訓厲，意欲休之殺之；休之但表廢文思。並與裕書陳謝。裕由是不悅，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。

夏，五月，辛酉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秦後將軍斂成討叛羌，為羌所敗，懼罪，出奔夏。

秦王興有疾，妖賊李弘與氐仇常反於貳城，興輿疾往討之，斬常，執弘而還。

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，廣平公弼惡之，誣文宗有怨言；秦王興怒，賜文宗死，於是群臣畏弼側目。弼言於興，無不從者；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，唐盛為治書侍御史，興左右掌機要者，皆其黨也。右僕射梁喜、侍中任廉、亦兆尹尹昭承間言於

興曰：「父子之際，人所難言；然君臣之義，不薄於父子，故臣等不得默然。廣平公弼，潛有奪嫡之志，陛下寵之太過，假其威權，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。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，信有之乎！」興曰：「豈有此邪！」喜等曰：「苟無之，則陛下愛弼，適所以禍之；願去其左右，損其威權，如此，非特安弼，乃所以安宗廟社稷。」興不應。大司農竇溫、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，興雖不從，亦不責也。

興疾篤，弼潛聚眾數千人，謀作亂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，於是姚懿治兵於蒲孤，鎮東將軍、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，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，皆欲赴長安討弼。會興疾瘳，見群臣，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。梁喜、尹昭請誅弼，且曰：「苟陛下不忍殺弼，亦當奪其權任。」興不得已，免弼尚書令，使以將軍、公還第。懿等各罷兵。

懿、洸、諶與姚宣皆入朝，使裕入白興，求見，興曰：「汝等正欲論弼事耳，吾已知之。」裕曰：「弼苟有可論，陛下所宜垂聽；若懿等言非是，便當置之刑辟，奈何逆抵之！」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。宣流涕極言，興曰：「吾自處之，非汝曹所憂。」撫軍東曹屬姜虯上疏曰：「廣平公弼，釁成逆著，道路皆知之。昔文王之化，刑於寡妻；今聖朝之亂，起自愛子，雖欲含忍掩蔽，而逆黨扇惑不已，弼之亂心何由可革！宜斥散兇徒，以絕禍端。」興以虯表示梁喜曰：「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，將何以處之？」喜曰：「信如虯言，陛下早宜裁決。」興默然。

唾契汗、乙弗等部皆叛南涼，南涼王辱檀欲討之，邯川護軍孟愷諫曰：「今連年饑饉，南逼熾磐，北逼蒙遜，百姓不安。遠征雖克，必有後患；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，慰撫雜部，足食繕兵，俟時而動。」辱檀不從，謂太子虎台曰：「蒙遜近去，不能猝來，旦夕所慮，唯在熾磐。然熾磐兵少易御，汝謹守樂都，吾不過一月必還矣。」乃帥騎七千襲乙弗，大破之，獲馬牛羊四十餘萬。

河南王熾磐聞之，欲襲東都。群臣鹹以為不可。太府主簿焦襲曰：「辱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，我今伐之，絕其西路，使不得還救。則虎台獨守窮城，可坐禽也。此天亡之時，必不可失。」熾磐從之，帥步騎二萬襲樂都。虎台憑城拒守，熾磐四面攻之。

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台曰：「外城廣大難守，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，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，雖有不捷，猶足自存。」虎台曰：「熾磐小賊，旦夕當走，卿何過慮之深！」虎台疑晉人有異心，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。孟愷泣曰：「熾磐乘虛內侮，國家危於累卵。愷等進欲報恩，退顧妻子，人思效死，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！」虎台曰：

』吾豈不知君之忠篤，懼餘人脫生慮表，以君等安之耳。」

一夕，城潰，熾磐入樂都，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辱檀，以鎮南將軍廉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、涼州刺史，鎮樂都；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，鎮西平；以趙恢為廣武太守，鎮廣武；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，鎮浩亹；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。赴單，烏孤之子也。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：「陛下龍飛遼、碣，舊邦族黨，傾首朝陽，以日為歲，請往迎之。」跋曰：「道路數千里，復隔異國，如何可致？」匡曰：「章武臨海，舟楫可通，出於遼西臨渝，不為難也。」跋許之，以匡為游擊將軍、中書待郎，厚資遣之。匡與跋從兄買、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於和龍，契丹、庫莫奚皆降於燕。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。跋弟不避亂在高句麗，跋召之，以為左僕射，封常山公。

柔然可汗斛津將嫁女於燕，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：「幼女遠嫁憂思，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。」斛律不許。步鹿真出，謂樹黎等曰：「斛律欲以汝女為媵，遠適他國。」樹黎恐，與步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，伺其出而執之，與女皆送於燕，立步鹿真為可汗而相之。

初，社侖之徙高車也，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並諸部，社侖德之，以為大人。步鹿真與社侖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，淫其少妻，妻告步鹿真曰：「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。」大檀者，社侖季父僕渾之子也，領別部鎮西境，素得眾心。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，叱洛侯自殺。遂引兵襲大檀，大檀逆擊，破之，執步鹿真及社拔，殺之，自立為可汗，號牟汗紇升蓋可汗。

斛律至和龍，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，館之遼東，待以客禮，納其女為昭儀。斛律上書請還其國，跋曰：「今度國萬里，又無內應，若以重兵相送，則饋運難繼。兵少則不足成功，如何可還？」斛律固請，曰：「不煩重兵，願給三百騎，送至敕勒。國人必欣然來迎。」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。陵憚遠役，至黑山，殺斛律而還。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、羊萬口於燕。

六月，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，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，皆降於魏。

戊申，魏主嗣如豺山宮；丁亥，還平城。

樂都之潰也，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辱檀，辱檀謂其眾曰：「今妻子皆為

熾磐所虜，退無所歸，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，取契汗以贖妻子乎？」乃引兵西。眾多逃還，辱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，苟亦不還。於是將士皆散，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、後軍將軍洛肱、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。辱檀曰：「蒙遜、熾磐昔皆委質於吾，今而歸之，不亦鄙乎！四海之廣，無所容身，何其痛也！與其聚而同死，不若分而或全。樊尼，吾長兄之子，宗部所寄；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，蒙遜方招懷士民，存亡繼絕，汝其從之；匕勃、洛肱亦與尼俱行。吾年老矣，所適不容，寧見妻子而死！」遂歸於熾磐，唯陰利鹿隨之。辱檀謂利鹿曰：「吾親屬皆散，卿何獨留？」利鹿曰：「臣老母在家，非不思歸；然委質為臣，忠孝之道，難以兩全。臣不才，不難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，敢離左右乎！」人辱檀歎曰：「知人固未易。大臣親戚皆棄我去，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，唯卿一人而已！」

辱檀諸城皆降於熾磐，獨尉賢政屯浩宜，固守不下。熾磐遣人謂之曰：「樂都已潰，卿妻子皆在吾所，獨守一城，將何為也？」賢政曰：』受涼王厚恩，為國藩屏。雖知樂都已陷，妻子為禽；先歸獲賞，後順受誅。然不知主上存亡，未敢歸命；妻子小事，豈足動心！若貪一時之利，忘委付之重者，大王亦安用之！」熾磐乃遣虎台以手書諭之，賢政曰：「汝為儲副，不能盡節，面縛於人，棄父忘君，墮萬世之業。賢政義士，豈效汝乎！」聞辱檀至左南，乃降。

熾磐聞辱檀至，遣使郊迎，待以上賓之禮。秋，七月，熾磐以辱檀為驃騎大將軍，賜爵左南公。南涼文武，依才銓敘。歲餘，熾磐使人鴆辱檀；左右請解之，辱檀曰：「吾病豈宜療邪！」遂死，謚曰景王。虎台亦為熾磐所殺。辱檀子保周、賀，俱延子覆龍，利鹿孤孫副周，烏孤孫承缽，皆奔河西王蒙遜；久之，又奔魏。魏以保周為張掖王，覆龍為酒泉公，賀西平公，副周永平公，承缽昌松公。魏主嗣愛賀之才，謂曰：「卿之先與朕同源。」賜姓源氏。

八月，戊子，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。辛丑，遣謁者於什門使於燕，悅力延使於柔然。於什門至和龍，不肯入見，曰：「大魏皇帝有詔，須馮王出受，然後敢入。」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，什門見跋不拜。跋使人按其項，什門曰：「馮王拜受詔，吾自以賓主致敬，何若見逼邪！」跋怒，留什門不遣，什門數眾辱之。左右請殺之，跋曰：「彼各為其主耳。」乃幽執什門，欲降之，什門終不降。久之，衣冠弊壞略盡，蟣虱流溢。跋遺之衣冠，什門皆不受。

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為平南參軍，使以平南將軍、相州刺史尉太真書與太尉裕相聞。豐真，

古真之弟也。

九月，丁已朔，日有食之。

冬，十月，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，置百官。

燕主跋與夏連和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蒞盟。

十一月，壬午，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，校閱守宰資財，非家所繼者，悉薄為贓。

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為後。

十二月，丙戌朔，柔然可汗大檀侵魏。丙申，魏主嗣北擊之。大檀走，遣奚斤等追之，遇大雪，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。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，魏人討之，不克。

燕遼西公素弗卒，燕王跋比葬七臨之。

是歲，司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，潛渡淮，夜入廣陵城。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，國璠兵直上聽事，祗驚出，將御之，被射傷而入，謂左右曰：「賊乘暗得入，欲掩我不備；但擊五鼓，彼懼曉，必走矣。」左右如其言，國璠兵果走，追殺百餘人。

魏博士祭灑崔浩為魏主嗣講《易》及《洪範》，嗣因問浩天文、術數。浩占決多驗，由是有寵，凡軍國密謀皆預之。

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，子瑰為太子；封子延為陽平公，昌為太原公，倫為酒泉公，定為平原公，滿為河南公，安為中山公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